

教育政策项目实践成效的量化研究^{*}

——以内地西藏班(校)政策实践效果调查为个案

吴晓蓉

(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重庆 400715)

摘要:举办内地西藏班(校)这一教育政策,为西藏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通过多阶段随机抽样调查,搜集整理西藏工作者综合素养相关数据,以“是否具有内地西藏班(校)学习经历”为标准,将样本分为两组,分别从基础素质、职业素养和工作态度等方面对两组样本的综合素养进行考察。数据表明:内地西藏班(校)毕业生在综合素养评价得分上,比非内地西藏班(校)毕业生高出4个百分点以上;在专业技术水平、环境适应能力等指标上,内地西藏班(校)毕业生的得分优势更加明显。因此,总体而言,内地西藏班(校)的政策实践,对毕业生在工作中综合素养的形成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其教育的长期成效较为显著。

关键词:内地西藏班(校);教育政策;教育成效;政策成效;综合评价

中图分类号:G40-05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129(2016)01-0093-09

1984年,中央在“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作出了《关于在内地创办西藏学校和举办西藏班培养人才的指示》,决定在上海、天津、辽宁、河北等16个省(市)中等以上城市举办西藏初中班,在北京、兰州(或西安)、成都筹建3所西藏学校。1985年秋,全国16个省(市)的西藏初中班同时开办,迎来了第一批西藏学生。国家举办内地西藏班(校)的目的在于依托内地相对丰富的教育资源,为西藏各项事业建设培养人才。从政策落实以来,内地西藏班(校)办学规模不断扩大。根据相关数据统计,截至2010年,国家在内地20个省(市)已经开设了29所西藏班(校),在校学生多达1.27万人,累计为西藏输送中专以上学历毕业生2万余人,已经培养了“西藏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总数的一半多”^[1]。对内地西藏班(校)政策的教育成效进行评估,既需要考虑人才培养的数量和质量,也需要考虑与实际工作所需认知能力有关的毕业生综合素养。

一、问题的提出

在内地举办西藏班(校),是国家智力援藏的一项教育政策。对内地西藏班(校)的教育成效进行的研究应是一种教育政策成效的研究;同时,作为组织内地西藏班(校)教育教学的单位,对其教育成效进行的研究又是一项基于学校效能的教育质量研究。鉴于此,对内地西藏班(校)进行教育成效研究是复杂的,仅对教育政策进行价值判断、对办学规模和升学的人数进行统计,或是测量在校学生的学业成就增值(academic achievement value)都是不够的。教育成效评估,有根据作用对

^{*} 收稿日期:2015-07-06

作者简介:吴晓蓉,教育学博士,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民族教育政策成效提升策略研究”(教技函[2013]47号),项目负责人:吴晓蓉;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重点项目“民族地区发展的差别化政策研究”(2015-GM-003),项目负责人:吴晓蓉;西南大学教育学部2012年度科研规划课题“我国民族教育优惠性政策的成效提升研究”(2012ZDXM03),项目负责人:吴晓蓉。

象将其分为个人教育收益与社会教育收益的,个人教育收益即教育作用于个人就业、生活所带来的市场收益,通常以货币形式计算,社会收益即教育通过提高人口素养,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部分;也有按时间因素,将教育成效分为即时成效、短时成效和长时成效的,即时成效和短时成效在学校效能研究中很常见,通常表现为学生课堂成绩,及以学年为单位的学业成就增值,而长时成效则体现在学生成为劳动力之后,教育在人力资源形成中所起到的作用。判断教育政策制定的价值或实施的结果,需结合教育成效中显性与隐性、直接与间接、短期与长期等多种维度。唯有如此,才能对教育政策进行客观评估,使其成为政策执行的价值基础和决策依据。本研究通过返藏毕业生的综合素养来判断内地西藏班(校)的教育成效,有两方面原因:

其一,内地西藏班(校)政策成效的潜在性和长期性。通常,教育成效研究(Educational Effectiveness Research, EER)将目光放在学校内部,通过对学校教育过程的效能研究,探求学校因素对教育成效的影响^[2]。教育教学的本质,是促进人的成长。“人的成长是连续的、致密的、混沌的、不可分的、完形的,以不完善走向完善为其特征的、终成的。”^[3]由此,以提升生命品质为本质特征的教育,便不能只关注学生在学校内部的教育与学习效果,更应关注走向社会之后的个体,在多大程度上践行了学校教育,或者说学校教育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个体未来的生活、学习与工作。而政策成效,首先体现在政策目标完成度上。从宏观上讲,内地西藏班(校)培养的返藏人才“具有较高的综合素养,适合西藏各项事业建设的需要,服务于西藏社会文化发展”,才是该项教育政策的最终成效。

其二,毕业生综合素养是教育成效评价的一个标准。舒尔茨(Thodore W. Schults)在提出人力资本学说时指出:“人力资本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远比物质资本的增加重要得多。”^[4]早期研究中,经济学家认为教育在人力资本形成中的作用,与受教育年限密切相关。明瑟(Jacob A. Mincer)从个人收入角度出发的研究结论指出,受教育年限越长的人会取得更高的收入^[5]。经济学家汉纳谢克(Eric Hanushek)则认为,教育对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在于人认知能力的变化而非仅在于受教育年限。因此,用标准化测试的成绩来代表学生的认知能力并将其作为教育成效的评价标准,比受教育年限更合适^[6]。在衡量学校教育的长期成效时,在排除其他因素对毕业生综合素养所产生的影响后,对毕业生进行认知能力测试,要比仅仅衡量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业成绩更有参考意义。因此,将毕业生综合素养作为内地西藏班(校)教育成效的评价标准,是建立在教育对学生综合素养影响的潜在性、长期性的基础上的。假设,将毕业生综合素养记为 L ,那么,这种长期的教育成效与其影响因素的函数关系即为:

$$L = f(I, F, S, T, \eta)$$

其中: I 为个体因素,包括个人的禀赋与自身的努力程度等一系列与个体自身有关的因素; F 指对学生有影响的学生家庭背景、家庭所在社区等因素; S 为对学生综合素养形成有影响的学校投入,包括教学设施、师资力量等; T 为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后参加的培训或获得的工作经验等因素, η 为随机因素。毕业生综合素养 L 的形成,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将内地西藏班(校)毕业生的综合素养记为 L_a ,对比组——非内地西藏班(校)毕业生的综合素养记为 L_b 。在研究内地西藏班(校)毕业生综合素养时,通过在同等工作环境下,随机抽样选取调查样本,剔除个体(I)、家庭(F)、工作培训(T)等因素的影响,通过比较 L_a 与 L_b 间的差异,对比学校因素 S 对毕业生综合素养的影响,来确定内地西藏班(校)教育的长期成效。

二、研究方法

(一)选取研究对象

实地调查了解到,内地西藏班(校)的确为西藏学生进入高校接受高等教育打开了另一条通路。内地的学习、生活经验以及所获学历,使他们比没有通过内地教育的区内学生,更倾向从事社会经济地位相对较高的职业,并且,在工作岗位上更受器重,也获得更多、更快的升职加薪机会。因此,

在选取调查对象时,尽量在同一类别的单位进行随机抽样,以减小因工作类型不同带来的误差。在选取研究对象时,采用二阶段随机抽样方法。在样本初选阶段,使用整群抽样,在拉萨、昌都、林芝、山南等地有内地西藏班(校)毕业生工作的单位随机抽取 20 个初选整群样本。第二阶段,对 20 个初选整群样本中的每一个人进行编号,再进行随机抽样。最终选取 120 人作为研究样本,其中具有内地西藏班(校)学习经历者有 60 人。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120 份,收回 120 份,其中有效问卷 118 份,问卷有效率约为 98.33%。根据对样本背景资料的整理,发现本次抽样基本能涵盖每一种研究对象类型。有效问卷样本的背景资料如表 1 所示。

表 1 内地西藏班(校)教育成效调查样本背景资料

背景资料变量		人数*	背景资料变量		人数*
性别	男	39(21)	学历	高中/中专	14(9)
	女	79(38)		大专	61(28)
民族	藏族	104(59)		本科	43(22)
	汉族	14(0)	职称	初级	44(23)
年龄	21—30 岁	65(29)		中级	54(23)
	31—40 岁	47(26)		高级	20(13)
	41 岁以上	6(4)	分组	有内地西藏班(校)学习经历者	59
		无内地西藏班(校)学习经历者		59	

* 括号内的数字为有内地西藏班(校)学习经历的人数。

(二)建立评价体系

1. 确定指标体系与评价标准

学校教育对学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第二,在社会化方面,如政治意识、公民意识、道德价值观等^[7]。结合实地调查时在访谈中了解的实际情况,根据研究对象在实际工作中的情况,设置 16 项综合素养指标,了解他们在工作中体现出的素养结构。指标分基础素质、工作态度、基本职业素养、扩展职业素养 4 个准则层指标;“基础素质”类指标主要包括政治素养、法律意识等方面;“工作态度”类指标包括对待工作是否主动、是否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表 2 西藏工作人员综合素养指标体系

指标			指标描述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西藏 工作 人员 综合 素养	基础 素质	爱国爱藏	忠于国家,主动维护西藏稳定、民族团结,有感恩精神
		集体主义	在工作中,首先考虑单位利益,诚实、务实,勇于担当责任
		维护社会稳定 社会服务	熟悉国家和西藏的各项规章制度、政策,无违法违纪行为 经常参加公益劳动或社区服务
	基本 职业 素养	实践能力	在工作中,实践能力强,能够有效落实工作
		工作高效	精力充沛,头脑清醒,工作效率高
		组织能力	能够有效整合资源,组织能力强
	扩展 职业 素养	专业技术水平	专业技术水平高,胜任工作
		知识获取能力	主动学习岗位知识技能,专业水平高
		沟通表达能力	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强,善于沟通协调
		创新能力	思想活跃,创新意识强
	工作 态度	环境适应能力	适应工作环境,对突发事件能够随机应变
		团结协作	敬业乐群,有团队精神
		积极主动	工作态度积极,主动完成工作
		勤奋努力	工作勤奋,努力解决工作中的问题
		同事相处	与同事相处融洽,有困难互相帮助

等方面,同时也包括与同事团结协作的情况;“基本职业素养”类指标主要包括在实际工作中所需要的基本技能,这是工作能够顺利进行的保证;而“扩展职业素养”类指标则表示高效完成工作的扩展技能,主要包括创新能力、环境适应能力等。具体指标层次如表 2 所示。

根据表 2 所述指标体系,编制“西藏工作者综合素养问卷”,题目选项以李克特 5 点量表形式呈现,分为“完全不符”、“比较不符”、“一般”、“比较符合”和“完全符合”5 个不同程度,对应于每个指标上,研究对象的素养就相应分为“较差水平”、“稍差水平”、“一般水平”、“稍好水平”和“较好水平”,分别计 1 分、2 分、3 分、4 分、5 分。

2. 设置指标权重

使用层次分析法设置指标权重。层次分析(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是一种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系统化、层次化的分析方法,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由美国运筹学家托马斯·塞蒂(T. L. Saaty)提出。它将问题视为一个具有层次性的整体,每一层次上的因素在重要性上有主次之分,依据判断的主次关系建立数学模型,进而计算出每一具体因素的权重。具体操作上,首先建立层次结构模型,即评价体系的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第二,构造两两对比矩阵,分别将准则层和指标层的因素进行两两比较,逐层设置各因子的权重值。

依据因素间的相对重要性建立判断矩阵,其规则是:当两指标重要性相当时,则相应值记为 1;一方比另一方重要,则根据重要程度分别记为 2、3……9;反之,记为 1/2、1/3……1/9。同时,进行权向量和组合权向量的一致性检验,定义 $CR = \frac{CI}{RI} = \frac{\lambda_{max} - n}{(n-1)RI}$ 式中的 CI 为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指标,RI 为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当 $CR < 0.10$ 时,则认为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8]。

首先,设置准则层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判断矩阵如表 3 所示。

表 3 评价准则的判断矩阵及权重值

对象	对象标度				权重
	基础素质	工作态度	基本工作素养	扩展工作素养	
基础素质	1	2	1	1	0.291 1
工作态度	1/2	1	1/2	1/2	0.173 1
基本工作素养	1	2	1	1	0.244 8
扩展工作素养	1	2	1	1	0.291 1
CR	CI = 0.039 0, CR = 0.022 6 < 0.10				1.000 0

然后,设置指标层各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其判断矩阵见表 4、表 5、表 6、表 7。

表 4 基础素质指标的判断矩阵及权重值

对象	对象标度				权重
	爱国爱藏	集体主义	维护社会稳定	社会服务能力	
爱国爱藏	1	2	1	9	0.374 0
集体主义	1/2	1	1/2	8	0.215 9
维护社会稳定	1	2	1	9	0.374 0
社会服务能力	1/9	1/8	1/9	1	0.036 0
CR	CI = 0.039 0, CR = 0.015 6 < 0.10				1.000 0

表 5 基本工作素养指标的判断矩阵及权重值

对象	对象标度				权重
	实践能力	工作高效	组织能力	专业技术水平	
实践能力	1	4	3	1	0.393 4
工作高效	1/4	1	1/2	1/3	0.095 5
组织能力	1/3	2	1	1/3	0.145 1
专业技术水平	1	3	3	1	0.366 1
CR	CI = 0.039 0, CR = 0.017 1 < 0.10				1.000 0

表 6 扩展工作素养指标的判断矩阵及权重值

对象	对象标度				权重
	知识获取能力	沟通表达能力	创新能力	环境适应能力	
知识获取能力	1	1/2	1/4	1/2	0.111 1
沟通表达能力	2	1	1/2	1	0.222 2
创新能力	4	2	1	2	0.444 4
环境适应能力	2	1	1/2	1	0.222 2
CR	CI = 0.039 0, CR = 0.000 0 < 0.10				1.000 0

表 7 工作态度指标的判断矩阵及权重值

对象	对象标度				权重
	团结协作	积极主动	勤奋努力	同事相处	
团结协作	1	1/3	1/2	2	0.160 3
积极主动	3	1	2	4	0.466 8
勤奋努力	2	1/2	1	3	0.277 6
同事相处	1/2	1/4	1/3	1	0.095 3
CR	CI = 0.039 0, CR = 0.011 6 < 0.10				1.000 0

假设准则层指标 A_1, A_2, \dots, A_n 相对于目标层指标 Z 的权重值分别为 a_1, a_2, \dots, a_n , 指标层指标 B_1, B_2, \dots, B_m 相对于准则层指标 A_1, A_2, \dots, A_n 的权重为 b_1, b_2, \dots, b_m 。则指标层指标对于目标层指标 Z 的合成权重可由公式 $Z_j = \sum_{i=1}^n a_i b_{ij} (i=1, 2, \dots, n, j=1, 2, \dots, m)$ 计算得出。由此, 根据层次分析法确立的各指标权重如表 8 所示:

表 8 西藏工作人员综合素养指标权重值表

指标				指标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权重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权重
西藏 工作 人员 综合 素养	基础 素养	爱国爱藏	0.108 9	西藏 工作 人员 综合 素养	扩展 职业 素养	知识获取能力	0.032 3
		集体主义	0.062 9			沟通表达能力	0.064 7
		维护社会稳定	0.108 9			创新能力	0.129 4
	基础 职业 素养	社会服务	0.010 5		工作 态度	环境适应能力	0.064 7
		实践能力	0.096 3			团结协作	0.027 7
		工作高效	0.023 4			积极主动	0.080 8
		组织能力	0.035 5			勤奋努力	0.048 0
		专业技术水平	0.089 6			同事相处	0.016 5

三、数据统计与分析

(一) 各指标得分差异程度

统计结果显示, 内地西藏班(校)毕业生在 15 个指标上具有不同程度的优势。两组问卷中的样本分布如表 9 所示。

结合每项指标的样本分布与得分情况, 可以计算出两组样本在各项指标上的加权平均值。通过加权平均值大小的比较可以看出, 内地西藏班(校)毕业生除在“社会服务”这一指标上弱于对比组外, 其余指标均强于对比组。这里建立一个差异程度表(表 10), 用以判断“有/无内地西藏班(校)学习经历者综合素养”问卷中两组指标分值的相对差异。

表9 有/无内地西藏班(校)学习经历者综合素养样本分布表

指标	有内地西藏班(校)学习经历者						无内地西藏班(校)学习经历者								
	1	2	3	4	5	加权平均值	1	2	3	4	5	加权平均值			
基础素质	爱国爱藏	0	1	1	19	38	4.593	220	0	0	2	26	31	4.491	525
	集体主义	0	0	3	19	37	4.576	271	0	2	3	27	27	4.338	983
	维护社会稳定	0	0	0	2	57	4.966	102	0	0	1	15	43	4.711	864
	社会服务	1	8	8	31	11	3.728	814	0	6	9	24	20	3.983	051
基本职业素质	实践能力	0	3	4	33	19	4.152	542	2	3	4	32	18	4.033	898
	工作高效	0	0	3	27	29	4.440	678	0	3	5	28	23	4.203	390
	组织能力	0	1	4	33	21	4.254	237	0	6	4	32	17	4.016	949
	专业技术水平	0	3	4	33	19	4.152	542	0	9	7	26	17	3.864	407
扩展职业素质	知识获取能力	0	0	3	35	21	4.305	085	0	3	3	30	23	4.237	288
	沟通表达能力	0	8	5	35	11	3.830	508	0	14	8	22	15	3.644	068
	创新能力	0	5	12	29	13	3.847	458	1	8	11	27	12	3.694	915
	环境适应能力	0	6	6	41	6	3.796	610	4	11	7	26	11	3.491	525
工作态度	团结协作	0	0	2	25	32	4.508	475	0	0	3	28	28	4.423	729
	积极主动	0	0	0	25	34	4.576	271	0	0	1	33	25	4.406	780
	勤奋努力	0	2	8	25	24	4.203	390	0	3	6	27	23	4.186	441
	同事相处	0	1	1	18	39	4.610	169	0	2	1	20	36	4.525	424

表中“指标”一行中的数字“1”表示较差水平;“2”表示稍差水平;“3”表示一般水平;“4”表示稍好水平;“5”表示较好水平。

表10 有/无内地西藏班(校)学习经历者综合素养问卷指标相对差异程度判断表

差异程度	相对差异(分值)
小	<2%
中等	2%~3.9%
大	4%~5.9%
很大	≥6%

假设,将有内地西藏班(校)学习经历者得分的加权平均值记为 a ,无内地西藏班(校)学习经历者得分的加权平均值记为 b ;那么,两个组在指标 i 上的差异百分比即为:

$$\text{差异百分比 } i = \frac{a-b}{b} \times 100\%$$

经过计算,两个组在各指标上的差异见表11。

表11 有/无内地西藏班(校)学习经历者各指标得分的加权平均值对比

指标	有内地西藏班(校)学习经历者	无内地西藏班(校)学习经历者	差异百分比%	差异程度	
基础素质	爱国爱藏	4.593 220	4.491 525	2.264 151	中等
	集体主义	4.576 271	4.338 983	5.468 750	大
	维护社会稳定	4.966 102	4.711 864	5.395 683	大
	社会服务	3.728 814	3.983 051	6.382 980	很大*
基本职业素养	实践能力	4.152 542	4.033 898	2.941 176	中等
	工作高效	4.440 678	4.203 390	5.645 161	大
	组织能力	4.254 237	4.016 949	5.907 173	大
	专业技术水平	4.152 542	3.864 407	7.456 140	很大
扩展职业素养	知识获取能力	4.305 085	4.237 288	1.600 000	小
	沟通表达能力	3.830 508	3.644 068	5.116 279	大
	创新能力	3.847 458	3.694 915	4.128 440	大
	环境适应能力	3.796 610	3.491 525	8.737 864	很大
工作态度	团结协作	4.508 475	4.423 729	1.915 709	小
	积极主动	4.576 271	4.406 780	3.846 154	中等
	勤奋努力	4.203 390	4.186 441	0.404 858	小
	同事相处	4.610 169	4.525 424	1.872 659	小

* 在该项上,有内地西藏班(校)学习经历者得分的加权平均值低于对比组(下同)。

表 11 显示,两组样本在基础素质、基本职业素养、扩展职业素养方面的得分差异较大,在工作态度方面的得分差异较小。具体到指标层,有内地西藏班(校)学习经历者的优势表现如下:第一,在环境适应能力和专业技术水平方面具有极强优势;第二,表现出较强的集体主义和维护西藏社会稳定的倾向;第三,具有较强的沟通表达能力、组织能力和创新能力,工作的效率较高;第四,比没有内地西藏班(校)学习经历者体现出更强的爱国爱藏热情、积极主动的工作态度和相对较好的实践能力。

在知识获取能力、团结协作、同事相处和勤奋努力方面,两组的差别并不是特别大。相反,在社会服务方面,内地西藏班(校)毕业生的表现反而不如一直在西藏接受教育的对比组。

(二)综合评价差异对比

根据表 8 的指标权重值和表 9 中两组样本在各指标上的加权平均值,计算两组的综合评分。假设在某组中,指标 $X_1、X_2 \cdots X_n$ 的权重值分别为 $x_1、x_2 \cdots x_n$,且其在表 9 中对应的加权平均值为 $y_1、y_2 \cdots y_m$,则该组的综合评价价值 $T_j = \sum_{i=1}^n x_i y_j (i=1,2 \cdots n, j=1,2 \cdots m)$ 。根据公式计算可得表 12。

表 12 各指标乘以响应权重后的评价价值

指标		有内地西藏班 (校)学习经历者	无内地西藏班 (校)学习经历者	差异百分比%	差异程度
基础 素质	爱国爱藏	0.500 202	0.489 127	2.264 153	中等
	集体主义	0.287 847	0.272 922	5.468 747	大
	维护社会稳定	0.540 809	0.513 122	5.395 699	大
	社会服务	0.039 153	0.041 822	6.382 970	很大*
基本 职业 素养	实践能力	0.399 890	0.388 464	2.941 175	中等
	工作高效	0.103 912	0.098 359	5.645 158	大
	组织能力	0.151 025	0.142 602	5.907 170	大
扩展 职业 素养	专业技术水平	0.372 068	0.346 251	7.456 125	很大
	知识获取能力	0.139 054	0.136 864	1.600 000	小
	沟通表达能力	0.247 834	0.235 771	5.116 260	大
	创新能力	0.497 861	0.478 122	4.128 458	大
工作 态度	环境适应能力	0.245 641	0.225 902	8.737 872	很大
	团结协作	0.124 885	0.122 537	1.915 714	小
	积极主动	0.369 763	0.356 068	3.846 142	中等
	勤奋努力	0.201 763	0.200 949	0.404 855	小
	同事相处	0.076 068	0.074 669	1.872 642	小
综合评价		4.297 773	4.123 552	4.225 007	—

由于两个组在每个指标上对应相同的指标权重,将加权平均值与指标权重相乘并不会改变各项指标的差异程度。因此,表 12 中显示的指标差异程度与表 11 一致。表 12 显示:有内地西藏班(校)学习经历者综合素养的综合评价价值约为 4.298,对比组的综合评价价值约为 4.124,表明内地西藏班(校)毕业生具备更高的综合素养。整体而言,两组样本在综合评分上的差异达到 4.225%。从毕业生综合素养的比较可以看出,内地西藏班(校)教育取得了较为明显的长期成效,这段学习经历对其毕业生综合素养的生成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四、结 论

统计结果显示,内地西藏班(校)毕业生的综合素养高于对比组的区内毕业生,内地西藏班(校)学习的经历在毕业生综合素养形成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内地西藏班(校)毕业生工作能力更强

内地西藏班(校)毕业生的工作能力中,环境适应能力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有学者指出,“接受良好教育的个体更能胜任复杂的任务,且更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9]。

教育本身具有提高受教育个体环境适应能力的作⽤。根据问卷调查数据,内地西藏班(校)毕业生具有更强的环境适应能力。通过对内地西藏班(校)学生的访谈了解到,他们认为异地就学培养了自己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在遇到变化时能够随机应变。在此期间,其组织能力、沟通表达能力及创新能力也获得了一定提高。另外,内地西藏班(校)学生从中学阶段便离开熟悉的文化环境,在⾝心发展最快也最不稳定的阶段,重新了解陌生的文化环境。如果此时教师给予适当的⼼理指导、⽣活与学习帮助,一旦他们顺利度过不适应期,那么,对其环境适应能力的提升将大有裨益。

在专业技术水平⽅⾯,内地西藏班(校)毕业生也具有极强优势。对于其较高专业知识水平的形成,有两⽅⾯原因:一是内地西藏班(校)教育为学生综合素养的发展打下了扎实基础;二是学生通过内地西藏班(校)的学习,大多能考入内地或西藏相对较好的⼤学并学习相关专业,能接受到更好的⾼等教育。

(二)内地西藏班(校)毕业生眼界更开阔

内地西藏班(校)教育对开阔学生的视野大有裨益,主要表现在,多民族共校的环境使学生更早地建立起了多元的文化观,逐步意识到本族群文化在整个中华文化中所处的位置。对文化的全局认识,有助于排除狭隘的自我与“他者”对⽴的观念。有学者认为:“富有成效的民族团结合教育既来自于主观意识形态上的引领与教育,也源于不同民族成员的接触与交往。”^[10]内地西藏班(校)将各族学生集中在一起组织教学,在各种教学活动中,使学生了解多元文化,从而促进不同族群的文化交往。美国加州⼤学社会⼼理学教授托马斯·佩蒂格鲁(Thomas F. Pettigrew)等人指出,族群间的直接接触可以减少他们的偏见,带来更大的族群间信任感^[11]。不同文化群体学生不断地进行直接的互动交往,才能更直观地了解“他者”,在理解族群文化与认知差异的基础上,减少消极的刻板印象,能平等地对待“他者”及其文化。学校为各族群学生接触和交往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对内地西藏班(校),将各族群学生“散插成班”比成立单一族群的班级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多元文化意识。

(三)内地西藏班(校)毕业生政治意识更强

法国哲学家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认为:“教育应该对⼈格的自我形成和学会成为公民作出贡献。”^[12]这种公民的意识,体现为⼈对⼤国这个“命运共同体”的认同及对社会的责任感。调查显示:内地西藏班(校)毕业生表现出更强的爱国精神和集体主义意识,以及维护西藏社会稳定的倾向。这表明内地西藏班(校)教育对学生形成公民意识和⼤国认同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五、讨 论

(一)继续推进双语教育

调查数据显示,内地西藏班(校)的学生在沟通能力⽅⾯体现出极强的优势,这可能归因于他们汉语水平的⼤⼤提高。但在访谈中发现,到内地西藏班(校)就读的学生,虽然有较强的汉语沟通能力,但大多数学生的藏语则停滞不前,因⽽,在工作中与基层群众沟通会出现一定的困难。尤其是从初中阶段就开始到内地就读的学生,在使用藏⽂字进行写作时会出现一些困难。走访内地西藏班(校)时发现:大多初中部还保留着藏语⽂课,但是一周只有两个课时,显然难以体现语言学习的特征;一些⼤学部,为了全力应对⼤考,则在⼤年级取消了藏⽂学习。这对学生未来的⽣活、⼤作与发展都是不利的,应受到重视。在内地西藏班(校)开设藏语⽂课程,对教材、师资都有⼤⼤的要求。因此,在藏语⽂教材编写核定、藏⽂师资培养等⽅⾯,内地西藏班(校)还需作出更多的努力。

(二)开展民族团结教育

在内地西藏班(校)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构成了学校多元文化场境的主体。在学科教学与实践活动中强调民族团结,为学生提供认知上的基础;通过来自不同族群、不同文化背景⽣⽣的互动互助、和谐相处,为学生提供情感上的基础,让内地西藏班(校)的学生在了解自己族群与中华民族的基础上,充分认识到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间的“多元”与“⼤致”,形成正确的⼤国观念与族群观念,进⽽构成其⼤国认同与民族认同。

(三)培养社会服务意识与能力

调查结果表⽰,内地西藏班(校)毕业生的社会服务意识与能力,比对比组弱很多。⼤⽽⽈之,

对学校社会服务功能的研究多集中在高等教育阶段。但是,培养学生社会服务意识需贯穿整个教育过程。中学阶段是学生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期,组织青少年学生走出校园、参加社区公益活动,是提高学生社会服务意识与能力的重要途径,在此过程中,能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目前,内地西藏班(校)为保证学生安全,多为封闭式或半军事化管理,导致学校内部文化和其所在社区文化的疏离,学校成为独立于所在社区的文化“孤岛”。文化环境和语言环境的概念化、抽象化,使其难以全面感受和认知中华民族文化。没有深度的感受与认知,便难以有深度的文化认同感。学生在社区生活方面的缺位,导致其参与意识的缺失,学生对所处生活环境及其文化不了解、参与社区活动的机会太少或没有,自然无法从内心深处唤起主体精神和共情意识。这可能是导致内地西藏班(校)毕业生在社会服务意识与能力方面与对比组差距显著的原因所在。

参考文献:

- [1] 吴晓蓉. 内地西藏班(校)民族教育政策的流变及成效[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66-72.
- [2] BERT P M C. From school effectiveness and school improvement to effective school improvement: background,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outline of the empirical study[J].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Evaluation,2002,8(4):343-362.
- [3] 郭思乐. 静待花开的智慧:教育是效果之道还是结果之道——关于有效教学的讨论[J]. 教育研究,2011(Z2):15-21.
- [4] SCHULTZ T W.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1, 51(1):1-17.
- [5] MINCER J A. Schooling, experience, and earnings[M].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4:45-47.
- [6] HANUSHEK E A.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role of human capital[J].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2013, 37(4):204-212.
- [7] HANUSHEK E A.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issues in the estimation of educational production functions[J].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1979,14(3):351-388.
- [8] 郭亚军. 综合评价理论与方法[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32.
- [9] WELCH F. Education in production[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0,78(1):35-59.
- [10] 严庆,刘雪杉. 民族交往:提升民族团结教育实效性的关键——以内地西藏班(校)为例[J].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91-95.
- [11] PETTIGREW T F, TROPP L R, WAGNER U, et al. Recent advances in 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2011,35(3):271 - 280.
- [12] 埃德加·莫兰. 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M]. 陈一壮,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50.

Measurement of the Educational and Social Effect of Education Policy for Mainland Tibetan Classes (Schools)

WU Xiaorong

(Faculty of Educ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ducation policy for Tibetan classes (schools), a large number of talents are cultivat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ibetan society, economy, culture and other aspects. Through multi-stage random sampling, the study collects relevant data about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the people who work in Tibet, then divides the samples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with or without the inland Tibetan classes (school)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compares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the two groups in terms of personal basic quality, comprehensive capacity, working-performance, and so 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evaluation scores of people with the inland Tibetan classes (school) learning experience are 4 percentage higher than the one without the inland Tibetan classes (school)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significantly higher particularly in the terms of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level, and ability to adapt to the environment. Therefore, in general,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ibetan classes (schools) education policy plays an ac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comprehensive literacy of graduates from these classes (schools), and its educational effectiveness is more significant in the long term.

Key words: Tibet Classes(schools) in inland China; education policy; educational effectiveness; policy effectiveness;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